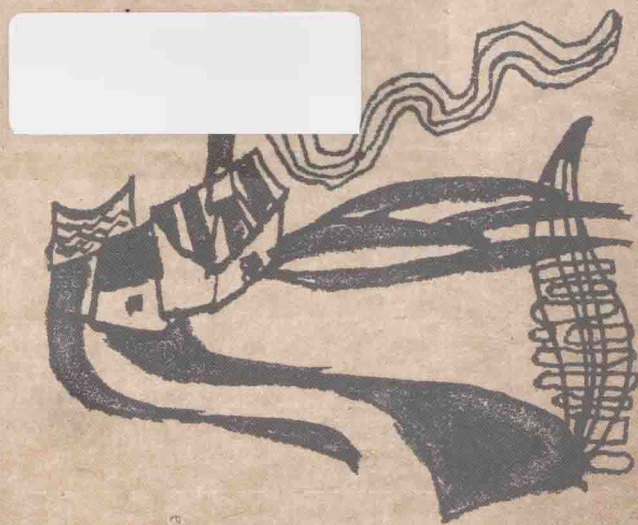


读读当代名家
dudu 文库

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

天边的炊烟

董立勃◎著



读读当代名家
dudu 文库

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

天边的炊烟

董立勃◎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边的炊烟 / 董立勃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
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4.7
(DuDu 当代名家文库.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)
ISBN 978-7-5469-5381-6

I. ①天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665 号



选题策划: 于文胜
责任编辑: 王永民
责任校对: 王永民
封面设计: 党 红

版式设计: 李瑞芳
责任复审: 吴晓霞
责任决审: 李贵春
责任印制: 刘伟煜



书 名 天边的炊烟
作 者 董立勃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(www.xjdzyx.com)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(邮编 830026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网 购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
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7.5
字 数 227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5381-6
定 价 35.00 元

网络出版 读读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>)

目 录

之一	飘雪的冬树林子	1
之二	冰层下也流着水	24
之三	黑夜也有一点亮	58
之四	野草到处乱长	90
之五	开在树上的花	120
之六	大风吹过沙尘起	156
之七	麦草垛和棉花垛	182
之八	向日葵低下了头	213
之九	秋天下雨也下霜	244

之一 飘雪的冬树林子

1960年，我四岁。

四岁还不懂事，可已经记得一些事了。

这一年，中国人过得很苦。好多人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有些人被活活饿死了，冻死了。关于这一段，后来有好多人写出了书。我从这一年开始说我的故事，没有太多的含意，只是因为恰好这一年，我有点记事了。

这一年，我在新疆，在下野地。这地方也苦，可苦得没有别的地方厉害。我记得的一些事，也没有那么悲惨，倒还有不少的快乐细节，让我一直过了许多年了也没有忘记。比如说，我爹不在的那个冬天……

天很冷，还下着大雪，可我们不怕，我们住在房子里。房子站在雪地上，一排排，很整齐。

房子里住着各个地方来的人。他们做的主要的事情，是把一片从来没有长过庄稼的地，开出来种上小麦、玉米和棉花。春天耕犁播种，

夏天浇灌锄草，秋天就把成熟的东西收到了大晒场上。

房子有大有小。大房子里住着没有结婚的人，叫集体宿舍。小房子是给结了婚的人盖的。不管是谁，只要结婚，就会分到一间小房子。有了这样的小房子，就有了家。

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，叫小家。小家里刚开始是两个人，两个大人，一男一女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小家就会多一个人出来，这个人就是男人和女人生的孩子。

四岁的我，是这里许多孩子中的一个。我和娘和我爹住在其中的一间小土屋子里。屋子里只有一张大床，三个人睡在这一张床上。

屋子中间有一个火墙和一个火炉子。这两个东西很重要，有了它们，冬天的房子里一点儿也不冷。

不过，你要是现在到这间屋子里来，看不到我爹。我爹和别的男人一块去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修水库了。

走的那天，我和娘一块去送。好多人，还有马车，还有爬犁子和拖拉机。娘扯着我的手。一面大红旗在雪地上像一团火，哗哗啦啦发出声响。红旗真红，离它近的东西会被照红。一群大人站在它下面，脸红红的，很激动的样子，举着拳头，喊着口号。

后来红旗走了，人们全跟着红旗走了，走出了老远，人看不见了，还能看到红旗像火在飘，忽闪忽闪地动。

送走了修水库的人，送走了爹。娘扯着我的手回家，眼里有些湿

的东西闪动。

早晨给我爹收拾东西时，娘对我爹说：“我也和你一起去。”

我爹说：“你去干啥，给我看好孩子守好家。”

娘才二十六岁，脸上光溜溜的，好像有水，随时要渗出来。爹和娘在一起有多好，别人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好多次，我睡觉，明明躺在娘怀里睡着的，可半夜醒过来，娘不在了，不见娘了。坐起来去找，在一片

天窗泻下的月光里，找到了娘，娘正躺在爹怀里。昨天夜里，一整夜，娘差不多全在爹怀里。他们抱在一起，弄出的响动，把我闹醒好几次。爹走，娘舍不得，我舍得。爹走了，就没人给我争娘了，我就可以整夜睡在娘怀里了。

回到了家，娘像丢了魂，拿起烧火棍捅炉子里的火，灰乱飞也不理会。我走到门外，从门口的柴垛上抽出几根梭梭柴抱了回来，放到了娘的脚边，娘看我，脸上有了笑。

娘说：“我给你烧几个土豆吃。”

土豆埋在刚烧过的炉灰里，过一个小时扒出来，面面的甜甜的，好吃极了。

和想的一样，这天夜里，娘搂着我睡，一夜没有让我离开过热烘烘的怀，睡得舒服极了。

落过几场大雪，收割过的庄稼地埋在了雪下面，地里面的活不好再干了，连队让在家的女同志编筐子。操场东头有一间大房子，也叫礼堂。常在里边开大会，或搞别的集体活动。外面冷，编筐子不在外边编，全在礼堂里编。

一群女人，全是小媳妇。每个人跟前放一堆柳树条子，坐在小木凳上，像做针线活一样，把那些散乱的树条子织成了各种各样的筐子。这些筐子，有圆的，有方的，有高的，有矮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背的，有挎的，有两个人抬的，还有放在车子上的。对种地人来说，干许多活都要用到筐子。

在屋里干活，我娘就把我带了去。别的人也带了孩子，大家都带了，雷队长见了，也就不好说谁的不是了。编筐子是个不算太累的活。年轻的女人手里忙着，嘴也不愿闲着。全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啥都知道，啥都敢说，说得让人脸红，说得让人笑弯了腰。说的话，让男人听了也会吓一大跳。

听不明白娘的话，娘她们说话就不想听。在娘的身边坐了一会儿，坐不住了，我站起来往门外面走。

娘问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我说：“去尿尿。”

娘说：“别跑远了。”说罢就不管我了，忙着和身边的女伴们继续说玩笑话。

外面有雪，也有太阳，有太阳的雪天，不那么冷。我撒了一泡尿，尿是热的，雪是凉的，尿落到雪上腾起了一股白色雾气。我没有听娘的话，撒完了尿，看到几个一样大小的孩子站在不远处看我，看了一会儿，我们好像同时明白了什么，突然一起弯下了腰，抓起雪块，相互扔砸起来。雪是软的，再大的雪块砸在身上也砸不坏人，只是好多雪团碎片从脖子袖口等处溅到了衣服里面，化成了水，湿了满身却不觉得冷，蹦来跳去，出了不少汗。

收了工的娘走出了礼堂，看见我一身雪，拉下脸子扯住我往家走。不是扯我的手，而是揪住我的耳朵，耳根火辣辣的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说话，只是歪着脑袋，让娘揪着走。

回到家，娘把我的湿衣服换下来，我光溜溜了，娘把我放到了一个木的卡盆里，里面是热水。娘蹲在盆子旁边给我洗澡。炉子里的火着得呼呼响，红红的火光照在身上。娘给我洗了一会儿也出汗了，娘就把棉袄脱了，只穿了个薄汗衫。娘的手在我的身体上滑过，一个小脚指头也不漏掉。我在水里乱动，一些水花溅在娘身上，弄湿了汗衫。湿了的地方贴到了皮肤上，娘原本鼓圆的胸更鼓了，里边好像蹲了个大兔子，马上要跳出来似的。

响起敲门声，娘问是谁，外面说：“是我，雷队长。”

娘一听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后马上用毛巾把身上的水珠擦了去，又把我放到床上，边答应着边慌忙去开门。

队长官不大，可真管事，大小事都管，谁要让他不高兴了，他就会

给谁穿小鞋。大家都怕了，谁见了他都要朝他点头，给他打招呼。一听是雷队长，娘不敢怠慢。

雷队长走进来，带着一股寒气。怕我冻着，娘扯过被子，盖到我身上。雷队长没看我，他看娘。看到了娘的一个地方，有些意外，眼睛一亮，人却有些呆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娘被看得低下了头，知道是什么让眼前的这个人忘了说话。一转身，扯过一件棉衣，穿到了身上，边穿边问，队长找她有啥事。

雷队长说：“也没有啥事。老王上了工地，我这当领导的也该来看看有啥困难没有。”

娘说：“谢谢领导关心，这么多事还记着俺，俺也没有啥事要麻烦领导。”

雷队长说：“这么说可不对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在家靠爹娘，出门靠干部，没啥麻烦，全是该干的。”

说着，扯过一条木凳在火炉边坐下来，坐下后，点起一根烟抽起来。一看这架势，就能看出一会儿半会儿他不会走，娘只好去倒了一杯水端到他面前。棉衣披在身上，没系扣子。端水时，敞开了，雷队长又盯着看。娘放下杯子，后退了两步，给棉衣系扣子。

这时，雷队长看到了我，问娘我几岁了，娘让我自己说，我就说四岁了。他说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问娘要不要换个轻松的工作。娘不知说什么，看着队长没说话。队长问想不想到伙房去干活。伙房就是食堂，队长的老婆就在伙房。到伙房干活，这个事，我娘连想也没有想过，不是不想，是不敢想，从来没有想过，娘一下子不知道咋回队长的话。我听到了，喊起来：“让娘到伙房去。”

不是瞎喊。一个男孩叫小旺，他爹在伙房炒菜，我到他家，好多次看到小旺在啃肉骨头，还吃油炸馒头，馋得我站在一旁直流口水。心里就想，自己爹娘咋不在伙房。一听队长让娘去伙房，忍不住喊起来。听我一喊，娘不愿意了，朝我屁股拍了一下，说：“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别

乱插嘴。”

想听娘和队长说下去，想知道娘去不去伙房，可打了一天雪仗，又刚洗过澡，太乏了，不久我就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再睁开眼，队长不在了，娘在，在我身边躺着。

躺着，没有睡着，眼睁得老大，分明在想心事。我去尿桶里撒了一泡尿，记起了睡觉前的事，问娘明天是不是要到伙房去干活，还说别忘了带油炸馒头回来。娘的脸一下子掉了下来，说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，就知道吃。说完把脸转了过去，不理我了。

我家不在开荒队中间，在一大片房子的边上。离我家不到五百米是一片胡杨林。我一出门，不管啥时候，一抬眼就看见这片林子。我不知道这林子多大多深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鸟在飞，有什么动物在跑。我一说要去那里玩，娘和爹就一块挡住我，说里面有狼，说老早的时候，有一个大人进了里面没有出来，让狼吃了。我只好坐在家门口一块石头上，看着林子。天气好的日子，胡杨林一动不动，摊开着伞一样的枝叶，让太阳把自己晒透；起风了，树林生气似的一齐摆动起来，大声呼喊，掀起一层层浪，好像要把天冲破；到了冬天，远处的大山也要让雪盖住，可胡杨林却不会让雪盖住，不管雪多大。雪片和冰凌串只是一种装饰，披在一棵棵挺立的树上，像是盔甲，让人想到古战场上等待出击的士兵。我坐在家门口，看不远处的林子，常看得发痴，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到里面看看。

雷队长说好了，晚上还要来我家。这个白天，天上有大大的太阳，没有一点儿风。我没有跟娘去大房子，我开了家门，走出来。石头上有雪，不能坐，靠着门框站着。门前有一条路，是人和牛马踩出来的，这路一直通向胡杨林。我在家门口，许多次看见大人顺着这条路走进去，又顺着这条路走出来。走进去时，他们的手上只有斧头或是枪，可出来时，他们要么是拖着一棵大树，或背一捆干柴，要么，扛着还在滴

血的野兔子和黄羊，反正没有空手的。

站得有些累了，换了个姿势，身体的重心从一条腿移到了另一条腿上。这时，有马蹄声由远而近，我把脸转到了太阳出来的方向，看到一匹马走过来，马上还坐了一个人。马和人背对着太阳，阳光恰恰刺到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不清来人的脸，直到走到跟前了，才看到这人长了一脸胡子，戴了一顶毛朝外翻着的狐皮帽子。不过，让我眼睛一亮的是斜挎在马鞍前桥上的一支长枪，它周身闪动着明明灭灭的光亮，像是传说中的神奇魔杖。

马走到我面前，停下来。

大胡子在马背上斜了一下身子，问我：“小家伙，我口很渴，能不能给我喝口水。”

娘出门时常叮嘱我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更不能让陌生人到家里来。我看看他又看看那枪。想多看会那枪，我点点头，答应了这人。回到屋里，从炉子上的铁壶里倒了一碗水，端到了门外，递给了他。大胡子喝水时，我一直盯着那支亮亮的长枪。大胡子喝完水，说了声“谢谢你了，小家伙”，把碗递给我，两腿在马的肚子上夹了一下，马抬动了四蹄。走出了一段，大胡子又回过身，朝我挥挥手。我没有对他的挥手做出反应，我的视线还从那支枪上没有挪开，我在想，不知道到哪一天，我也能有一匹马和一支枪。骑马带枪的大胡子，不断地接近胡杨林，渐渐地，枪和人和马在我的眼里成了模糊的一团晃动的影子，我觉得像在做梦。

吃晚饭时，娘突然问了我一句：“你真的想让娘到伙房干活？”

“当然啊。”我看了娘一眼，心想这还用问吗，只有傻子才不去呢。娘不说话了，想自己的事。门外小旺喊我到他家去玩，我看娘，娘说：“你去吧，早点回来。”

我撂下碗，和小旺一块往小旺家走。

天还不太黑，半路上遇到了雷队长，雷队长问我：“你娘在吗？”

我说：“在，你快去吧。”

雷队长朝我家走去。

到了小旺家，和小旺玩一种游戏，叫打三角。用纸叠成大大小小的三角，放在地上相互打，把谁的打翻了，谁就把三角输给对方。我的手气不错，不大一会儿就把小旺手中的三角全赢了过来。没有了三角的小旺，又和前几次一样，提出了用一个油炸馍换我十个三角的要求。我不同意。小旺就从锅台上取了个油炸馍，啃了一口故意说真香啊。我把口水往肚子里咽了一下，做出了不在乎的样子，说：“我娘也要到伙房干活了，我家以后也有油炸馍了。”

小旺没有招了，就不理我了。我想起了娘要我早点回去的话，说了一声“我要回家了”，就出了门。这时，天黑透了，可雪是白的，满地是雪，放着淡淡的白光，把黑夜照得发亮。有雪光照着，迷不了路。

门虚掩着，一推，开了。火墙后边的床沿上，坐着娘，头发乱乱的，棉衣扣子也扯掉了，脸煞白煞白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好像刚和别人打过架。

看见我进来了，娘一把扯过我，朝我吼了起来：“让你早点回来，你怎么才回来，你咋不死到外头呢。”

娘说话向来是柔声细气的，我头一回见到娘发这么大的火，好像刚才在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全是我不在的缘故，可我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一来，面对娘的气愤，我有了委屈的样子。娘大约也觉得这样对儿子发脾气有些过分。娘叹了一口气，放低了声音，像是对不起我似的，说：“儿子，娘不能去伙房干活了。”

我刚想问娘这是为了什么，娘却哇的一下哭了起来。这一哭，把我吓住了，再不敢多说什么话了。

这一天的白天，好多人看见了雷队长的脸上有几道血印子，一看

就是手抓的。许多人在猜是谁抓的，是不是和老婆打架了，可都知道队长老婆见了队长像是老鼠见了猫，借给她一个胆子她也不敢抓队长的脸。不是他老婆，那就是别人了，这个人是谁了呢，猜来猜去猜不出是谁。

这一天还出了另一个事，我娘正编着筐子，从队部回来的班长传达队长的命令，通知她到积肥班。积肥班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全队的人和畜生的粪便，把散布在各处的粪便集中起来，堆成大堆发酵，尔后再撒到庄稼地里。这活不但脏，还要花力气。大家都觉得不该让我娘去打扫粪便，她的一双手可巧了，编筐子比别人编得又快又好，不知道干部这样安排是什么意思。大家也只是这么想想，没有谁把这两件事往一起联系，大概只有娘明白。让娘去娘就去了，一句别的话也没有说。

每家门口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柴垛。在冬天，柴垛和粮食一样重要。这里到处都是老死枯死的野树灌木，人们从不用为烧柴发愁。到了积肥班两天后的一个半下午，娘看屋里的柴要烧完了，她提了一把斧头到门口劈柴，把长的粗的木柴劈成一小段一小段。娘劈柴时，我站在一边，把娘劈好的柴捡起来抱到屋里去。娘劈柴的技术显然不好，常常一斧子落下去劈不到木柴上，倒砍进了雪地里。站在一边的我为她着急，可我力气太小，还拿不动斧子，不能帮娘的忙，只能干着急。这时我听到了马蹄声，脸不由得朝胡杨林的方向转了过去。在不宽的雪路上，跑来一匹马，马上坐着大胡子。我记起了两天前借水喝的事，这事我没给娘说过，怕娘说我随便和陌生人来往。马走近了，看见马的身上，不光有枪，还有一大堆的野兔子野鸡野羊吊挂在上边。

大胡子勒住马和我打招呼，说：“小家伙，来，送你一只野兔子。”说着他从马上扔了一只好大的野兔子下来，扔到了我的脚边。娘这时

才仰起脸看大胡子，觉得这个人平白无故地给我家兔子，太没有道理，忙说我：“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，快把兔子还给叔叔。”

大胡子这才注意到了我的娘，他哈哈大笑，说这不是白给的，是回报我的。娘不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大胡子就把前两天借水喝的事说了一遍。说了这些话，后又说了一句：“你养了一个好儿子。”

别人说我好娘总是高兴的，脸上就有点笑意。大胡子说完话，没有马上走，他看到了斧头和劈柴，问：“孩子他爹不在家吗？”

娘说：“上工地修水库了。”

大胡子跳下马，说：“我帮你劈。”

没等到娘说行还是不行，他已经把斧头抓到了手里。

摘掉皮帽子，脱掉了皮大衣，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，不让斧柄在手里打滑，抓过一个大树桩，大胡子就劈了起来。大树桩好大，我爹几次劈没有劈开过，大骂这个树桩混蛋，说这哪儿是树，简直就是块石头，已经在家门口放了两个冬天了。大胡子劈它时，地好像在动，溅起的木屑雪花似的乱飞，看得娘和我发呆。快劈完了，娘才记起了什么，到屋里倒了一碗开水，端出来。木桩没有了，变成了一堆木柴，娘让我把水递给大胡子喝，大胡子出汗了，口肯定也渴了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发出了咕咚咕咚的声音，一碗水一口气喝光了，他把碗从嘴边拿开时，胡子上缀着许多亮亮的小水珠。娘让他吃了饭再走，他说：“不了，还要赶路。”

说完，他跳上马，朝东南方向走去了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照到的东西，全泛出了一种暖烘烘的色调，包括大胡子和马，还有枪。

有烧不完的柴火，有一只肥大的野兔子，这样的冬夜有多么的美丽，别的人永远不能体会。有一个月了，我和娘没有闻过肉的味，天天水煮萝卜白菜。娘把兔子肉放到锅里煮，好像煮了一百年才煮熟了。我实在等不及了，肉刚从锅里捞出来，就伸出手去抓，手指头都烫起了泡，也不觉得疼。

睡到了床上，我还在回味肉的香。吃肉不忘给肉人，我不能不想起大胡子，问娘：“大胡子叔叔会不会再来送野兔子？”

娘说：“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呢？人家又不欠你的，凭啥要给你送？”

想想也是的，就喝你两碗水，又给野兔子，还帮助劈柴火，够可以了。现在不是人家欠咱的人情了，是咱欠人家的人情了。听娘这一说，我不想这事了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头枕在娘的一条胳膊上，一只手放在娘的胸上，睡得舒服极了。

我睡得要多香有多香，娘却不能和我睡得一样香。不管多么的累，上床多么早，她总是要想好久自己的心事，有时睡不着了，就起来做些别的事情。比如说常做的事是给我和我爹缝补衣服，或是洗衣服，或是洗些锅碗瓢盆，只是在很少的时间，她也会把自己洗一洗。有时光洗头发，有时也会把全身都洗了。

娘洗全身时，都选在我爹不在家的时候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爹到老王家去下象棋，娘知道我爹一下棋就没有了准头，不到后半夜不会回家，就烧了一桶水，刚要脱衣裳，我爹却回来了，说老王感冒了，下不成了。娘就改变了主意，让我洗，自己不洗了。还有一回，娘正洗着，我爹回来了，门顶着的，我要去开门，娘不让，还对站在门外的我爹喊道：“等一会儿，我马上洗完了，洗完了你再进来。”

我爹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，直到娘洗完穿上汗衫才打开了门让他进来，我爹一脸不高兴，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是太可笑了，我又不是别的男人。”

可娘洗澡时对站在一边的我向来不太在意，她可以边洗澡边和我说话，还让我给她递毛巾，有时她的手够不到脊背，还让我给她帮忙往身上涂抹肥皂。我有时也会调皮一下，一只小手趁机会伸到娘的夹肢窝里逗娘的痒痒，这时娘就会咯咯地笑起来，反过来去逗我，弄

出满屋子笑。

我爹到了水库工地的这一段日子，娘洗澡的次数明显比原来多了。家里有一只大木卡盆，卡盆放上一大半的热水，我可以坐着或是躺到里面洗，娘却不能，她只能站在里面或蹲下，尔后用毛巾撩着水，从上面一点点洗下来。我看娘洗澡，常联想和有的水果有关。比如说，娘胸前的鼓圆，我每回看见，总是不由得想到了夏天的苹果和葡萄。

我还没有想好，这是不是在做梦，一匹马已经站到了我的面前，

过了两天，还是个下午，天是冬天里那种少有的蓝，阳光自然比平时明亮，照到身上，一种暖意能透过衣服摸到人的皮肤，这样的時候，昏暗的小房子就没有外面让人喜欢了。一些没有事做的人会走到门外晒一晒自己。我还不会做事，属于没有事的一类人。娘干活去了，我在家看门，看门可以在门内，也可以在门外。门外的那块石头上扫去了雪，太阳晒了后坐在上面，屁股一点儿也不觉得凉。坐在上面，我抬眼就能看见不远处的胡杨林，看着看着，想起了大胡子，想着想着，大胡子真的出现了。和两天前见到的一样，包括吊在马的身体两侧的猎物，还有钉了铁的马蹄踏在雪地的声音也没有变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想是不是我的眼看花了。

我还没有想好，这是不是在做梦，一匹马已经站到了我的面前，抬起脸往上看，看到一团浓密的黑胡子。大胡子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在家，我说是我一个人，娘下地干活了。大胡子下了马，和我坐到了一块石头上，他的枪还是挂在鞍桥上，很有精神地闪着亮光。天下的男孩子都一样，枪是他们生命中最早热爱的一种东西。那种圆形的坚硬，那种喷火的炸响，那种无坚不摧的杀伤力，恰恰体现了他们还不曾意识到的来自本能的渴望。

大胡子看到我在看枪，过去把枪取了下来，把枪往我的手里递，我没有接，还往后退了两步，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看大胡子。大胡子说：“没事的，你可以拿得动。”

我还是没有接过枪，只是在枪的拉栓上轻轻地摸了一下。就这一下，我觉得身上的血流得快了。

大胡子问我：“打过枪没有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想不想打枪？”大胡子又问。

我没有回答。不是我不想，是我没有想到大胡子会一次问我这么多话，我实在没有思想准备。

这一天的下午，大胡子和我在一起待了一会儿后，没有马上离去。这一次，他从马上取下了两只兔子。他把兔子吊在了门口上方的屋檐下，贴着靴子抽出了一把雪亮的刀子，刷刷刷，不大一会儿就剥去了兔子皮。

等娘回来，屋子里已经是肉香飘浮了。没有想到大胡子会再次出现，娘看到他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又可以吃到肉了，这可真是让人……娘想说一句感谢的话，还没有想好，大胡子先说话了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又要麻烦你们了，借你们家的锅弄点饭。”

他这一说，倒是娘在帮他忙了。显然，他是想让娘在吃肉时，能心安理得些。

三个人一块吃的饭，两只兔子，装了一大盆子，足够吃的了，用不着抢着吃了。我们吃得不慌不忙，边吃边说话，主要是大胡子说，他说的话比吃的肉多。他似乎故意少吃，好让我和娘多吃点。大胡子说他在打猎时遇到的事情，说到精彩处，听的人会忘了吃肉，有时还要笑出声音。

吃过饭，大胡子又骑上马走了。

再以后的日子，每过两三天，大胡子都要从我家的门口路过，每回路过，他会下马来，在家里待一阵，当然从不空手来，总要放下两三